



bibliophile

书之爱



最伟大的书

藏书之爱之二

*The Greatest Book in
the World and Other Papers*

[美] A. 爱德华·纽顿 著

陈建铭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最伟大的书

藏书之爱之二

[美] A. 爱德华·纽顿 著

陈建铭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伟大的书 / (美) 纽顿 (Newton, A. E.) 著; 陈建铭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 The Greatest Book in the World

ISBN 978-7-308-08678-3

I. ①最… II. ①纽…②陈… III. ①私人藏书—美国 IV. ①G25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861 号

最伟大的书: 藏书之爱之二

(美) 纽顿 著 陈建铭 译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2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678-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 目录 §

【第二卷 洋相百出话藏书】

【献词】 4 /

【代序】 纯属个人 5 /

【I】 走上写作这条路 14 /

【II】 运好不怕书来磨 43 /

【III】 书店到底怎么搞的？ 64 /

【IV】 有个文案，卖书不难 87 /

【第三卷 最伟大的书及其零篇】

【第四版说明】 112 /

【献词】 113 /

【谨识】 117 /

【I】 举世最伟大的书 119 /

【II】 藏书硕果仅此一人 183 /

§ 第二卷目录 §



【献词】

- 4 -



【代序】

纯属个人

- 5 -



【I】

走上写作这条路

- 14 -



【II】

运好不怕书来磨

- 43 -



【III】

书店到底怎么搞的？

- 64 -



【IV】

有个文案，卖书不难

- 87 -

**谨以此书献给
威廉·马克斯韦尔·斯科特²**

二十余年以来，我俩
共负一轭。倘若我们
犁得还算直，必然是
因为我们齐心协力。

纯属个人（代序）

想当然尔，眼见《藏书之乐》如此成功卖座，作者难免食髓知味并打算乘胜追击；而各位——秉持纯良天性（或者，存心等着看我出洋相）的全体看官——自然也都该成人之美。不管大家对于在下次回拙作的评价为何，我一定照单全收；由于个人长久浸淫在自己的作品里，以致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写过哪些东西，至于哪一篇或哪几篇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就更没主意了。原本只是随手拿起铅笔在零碎纸头上胡写乱涂；再交由秘书趁着空闲将它打好字的文章，从校样上看来已然劲道全失；等到最后印成铅字、装订成册，先前自以为灵光闪现的珠玑妙语、机巧睿智，如今读起来更是蠢到极点。此乃咱们这些出书的人活该冒的风险。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哪。

许久以前（早在我天生不足的歌喉还没被后天的烟草彻底熏坏之前），有一回，我扯起破锣嗓子引吭高歌，我只顾自个儿开心，并不奢望听众们也跟著一块陶醉，此时有人闻声对我说：“哟哦，我不晓得原来你居然会唱歌哪！”旁边的菲利克斯·谢林（他当时还没成为享誉国际的红牌学者）一听到有人那么说，促狭地冒了一句：“那也能叫‘唱歌’啊？”斯情斯景，倒也颇合适用来说明我在写作上的表现。我始终无法忘怀葛雷的至理名言：“随便哪个呆子都能瞎打误撞写出一部价值连城的书，只要他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将所见所闻告诉大家。”³据说，特罗洛普正是因为写文章过于坦白，才把自己的名声全搞砸了；如今我亦甘冒同样不计毁誉的风险在此必须敬告大家：不管我的文章写成什么德行，皆导因自长年

撰写电器设备广告文案的后果。一个人若卖出一篇文章，他大概能赚个五块钱或顶多二十五元。有人若买一页广告，得付出的代价却动辄从数百元到五千元之间！眼尖的读者一定看得出来哪一页比较花工夫。那些写起文章不费吹灰之力、行云流水的人（一般人往往都以为这句话是拜伦说的），可别忘了这句话后头还有下联——轻松写向来最忌认真读。⁴

要是某人成为大家恶作剧的目标，他肯定会千方百计不再提起那件臭事；因此，当好几所大学纷纷找上门，并打算给我冠上各式各样有的没的头衔时，我就警惕自己：“甭给自己闹笑话的机会；一律回绝，免得让众家好友有机可乘。”这么一来，我才可以教一缸子朋友立刻戒除老是喜欢在我的名字前头冠头衔的瘾头，最后只剩下某家餐馆的领班和我的剃头师傅一时还改不掉这毛病，他们八成以为把我的“博士”名号喊得更响、叫得越勤，我付给他们的小费就会越可观。

这种事昨几个就发生一起，我当时好端端地坐在俱乐部的阅览室里，一名仆役走进来，高喊：“纽顿博士！”我依旧埋头继续翻读我的报纸，他又喊了一声：“A. 爱德华·纽顿博士！”这下子可不能再不理了，我只好面带愧色抬起头望向他，他通报有一通电话指名找我。我穿过阅览室，四面八方投来各式各样教我浑身不自在的异样眼光。我当时以为那通电话八成是那厮（我的建筑师朋友霍利·麦克兰纳汉⁵）打来的，那家伙仗着家里有几瓶上好威士忌，就吃定大家舍不得和他翻脸；但是我下定决心这回说什么都不能再忍气吞声了。我走进电话间，一拿起话筒二话不说劈头就赏他一句去你的！

看官！您可曾亲耳听过好端端的一位女士当场脑溢血的声响？没错，当时我听见话筒另一端传出来的正是那种声音。当然，我当时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挽回局面，忙不迭地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在窄

不拉叽的电话间里头可真是高难度动作)；最后，等她总算好不容易稍稍平复下来，我这才赶紧逮住机会开口：在下真是何等荣幸能接获她的赐电。

“好说，”那位女士说，“是这样子的，我想请您出席我们的‘国际形势’(Current Events)餐会，给大伙儿讲几句话，我们准备为中国的大饥荒筹募善款。克里斯托弗·莫利⁶原本已经说好要来的，可是他临时出了点儿意外*。”

“你们怎么不去找汤姆·达利⁷呢？”我好心地提出建议，“光他一人就抵我们十个了。”

“他此刻正在新英格兰讲学，”她回答。

“照这么说来，”我说，“我算是硕果仅存喽。我实在不便再对一位淑女说第二次‘去你的’。好吧，我答应出席；不过就怕到时候您们那群关心国际形势的人士听完我的演讲，还宁可跑去中国和他们一道挨饿哩。”

事后果不其然。

你不想听《藏书之乐》如何帮我找回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事情的经过且听我仔细道来。有一天，我收到一位女士寄来的信，内容如下：

敬启者：

在此非常冒昧地请教您，不知道您是否愿意与我互换双方的心血结晶！若能得到您的首肯，我将十分乐意将拙译《启示录四骑士》与《我们的海》⁸两书奉寄给您，以交换您的大作《藏书之乐及其相关逸趣》乙部，其中好几篇文章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时，都令我读得不亦乐乎。谨向府上还

* 莫利先生希望大家明察：他的蹄子是断了，不是裂了。⁹

记得我的人问一声好。

昔时住在您〔新泽西州〕拉威 (Rahway) 镇的老家仅一篱
之隔的

夏洛特·布雷斯特·乔丹¹⁰ 敬上

嗨，这正是洛蒂·布雷斯特嘛！她是我小时候熟得不能再熟的
要好玩伴；我也真蠢，当我不时在报纸上读到她翻译的小说销售一
路长红且创下空前佳绩的消息时，竟然没能立刻想起来那位译者就
是她。

我将一册《藏书之乐》连同一封信寄去给她，告诉她：我送
给她的东西实在远远不及从她那儿得到的（此话的确不假。她寄来
的那几部书拜她的落款之赐，顿时升格为“关联本”）。后来，趁最
近一趟上纽约的机会，我和这位昔时老友再度聚首，两人在一起共
度了愉快的一个钟头。正当我们津津细数童年往事的当儿，我对她
说：“我说小洛啊，你晓不晓得我的老相好珍妮的下落。她可是我
的初恋情人呀。我还记得，当年我——一个十三岁的小毛头——到
外地求学前夕，和她十八相送、依依不舍的情景。也记得当我——
仍然还是小毛头一个——返家时，发现我的宝贝已经换上迷你洋
装——可不像这年头的小姐们穿的那么迷你——摇身一变成了亭亭
玉立的小姐模样，而且完全不认得我了。我费尽苦心想唤回她对昔
日那段情的回忆，结果她居然忘得一干二净，直教人肝肠寸断哪。”

“嗨，”小洛说，“珍妮这会儿就住在纽约呀，我三不五时都会
和她碰面。她现在可发达喽，人长得漂亮，还守寡呢。我相信她一
定也很想见见你。”

“我心里可没准儿，”我说，“不过再过一阵子我还会到纽约一
趟，我要在格罗里埃俱乐部作一场关于威廉·布莱克的演讲。那
是一个特地为女画家或女版刻师之类的人举办的聚会，会后有茶

点招待；说实在话，那才是整场聚会最有意思的部分。我将是全场唯一一口男丁，而且还能风光十分钟，我打算让珍妮瞧瞧我的神气模样。”

事情就那么敲定，过了几个礼拜，好戏正式上场了。

正当我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注意到眼前有一位仪态优雅端庄、个子小巧玲珑的女士，她身披华丽长袍、顶着一头华发；好不容易捱到演讲会结束，我立刻趋前跟她打招呼。

“珍妮，”我叫住她，同时伸出胳膊往她的肩头一搂。

“唉哟，爱迪，快别这样！”她尖叫一声，跟四十几年前她甩掉我的那一幕简直如出一辙。

我们俩的德性可真是一点儿都没变哪。接着，寒暄酬酢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令我应接不暇；卡洛琳·韦尔斯¹¹也风闻这场聚会，她一抵达现场便朝我使了个眼色：“等我先把大衣挂好再来好好和你聊聊，我也是拉威人哟。”

卡洛琳·韦尔斯当天闯到那个场合插花凑热闹，让我隐隐觉得当上作家的副作用也许并不尽然全是好事。

在久远的记忆深处，我脑中还依稀浮现范·安特卫普的身影（以前我都管他叫小范），他也是拉威人，也是我打穿开裆裤就认识至今的老朋友；约莫五十年前吧，不是他跑到我家后院，和我闹得天昏地暗；就是我溜到他家后院找他大玩特玩。最近他刚从厮杀惨烈的华尔街功成身退，退休时带着几笔为数可观的财产，心满意足地迁居加州——安享他的辉煌晚景（祝他能再多享好几年快活似神仙的日子）——还一直邀我去那儿找他玩。

正当我忙着和老朋友们一一团圆、并且结交一大票新朋友的时候，我却发觉我的健康出了一点儿状况。严格说来，并不是我自己发现，而是我花了大把钞票请来的内科大夫诊断出来的。他建议我：“脚步放慢点，你一路操劳了四十年，现在该是放轻松的

时候了，把工作交出去给别人干。你不是有个精壮小子在你的公司里头帮忙吗？——有什么事就叫他去忙得了；还有你的合伙人，我记得那家伙魁梧得像条牛似的；要不是你老在一旁盯着他，他干起活儿来恐怕会更顺手些哩。放手让他当家嘛。你们这些生意人就是想不开，老以为别人绝对没本事坐你的位子。依我看，你那职位若要找个人来顶，在你的公司里随随便便也能挑出五六个来，干得也不见得会比你差。烟抽得凶不凶？”他话锋突然一转，“一天都抽几根雪茄来着？”

我乖乖回答：“大夫，有些事情说出来挺吓人，有时候连做丈夫的也不见得敢向太座明讲；但是，就抽烟这件事儿，不瞒你说，我真的可说是完全符合不多不少的标准，一次绝对只抽一根雪茄，早餐后抽三次，午餐后抽四次……”

“行了行了；这就难怪了。早餐后那三根我帮你省下来，然后准你午饭后、晚餐后各抽一根；至于假日，或比较特殊的日子，晚餐后可以抽两根——只准抽淡烟。干任何事都不要太过火，火车开动就别追赶了，没有必要也不要再爬上爬下。你平日都从事哪些运动？”

“没怎么运动，”我回答，“我服膺乔·张伯伦（Joe Chamberlain）的高见：上午爬楼梯只下不上；下午则只上不下，这样的运动量对一个绅士来说就够了。”

“未免太古怪了吧，”我的内科大夫说，“不过对你来说还算不坏；还有，坐下来时候，尽量把双脚抬高。”

“翘到壁炉上头啊？”我问他。

“我刚刚不是才叫你别太过火吗？”大夫回答，“搁在桌子上就行了。这样子可以减少你的心肌被拉扯的次数。每次挥杆都尽量待在平坡，也不要打超过九个洞。”

“那第九洞算不算在内？”我说

“嗯，”他说，“要是有一瓶二十元的好威士忌等着，我保证

你连一杆也不会想多打。你的身体状况可大不如前喽。凡事都不要操烦，避免情绪波动，找几件你感兴趣的事来做。看书就挺好。我听人说，你写了一本书不是？再去写一本，这回多写点儿，写完之后到欧洲走走，那里的书评比较不会教人动肝火。我敢打包票，你肯定会活得很老，老到人见人厌的岁数。这些药丸你带回去，记得每天按三餐服用，行了，下个月再过来让我瞧瞧，下一个。”

我踏出房门，和下一名可怜虫擦身而过，轮到 he 进房接受同样的整饬。

“随时随地遵照医师的指示。”当我步出诊所大门，上了汽车，打算马上开始好好地学习当一名退休老人，我一坐好便把双脚抬得老高，却差点摔了个四脚朝天。“有事叫别人去忙就行了！”讲得可真轻松哪！“去写本书！”真好笑！“到欧洲走走！”更好笑！我以前老爱说自己鸿福齐天，众好友们这下子总算不得不相信我的话了吧。

下台一鞠躬！

A. 爱德华·纽顿，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识于宾州南卡莱尔街 (South Carlisle Street) 422 号戴尔斯福德宅

【译注】

- 1 “至理仙” (Urizen): 出自威廉·布莱克的神话史诗画作品《The Four Zoas》(原题 *Vala*) 之《至理仙书》(*The First Book of Urizen*, 1794)。此手稿于布莱克生前未出版, 一八九三年经埃利斯 (Edwin J. Ellis) 与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编印问世。“Four Zoas”即《圣经》中的“四个活物”(“living creatures”, 见《旧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5节与《旧约·启示录》第四章第6节): Urthona (或 Los, 象征想像力)、Luvah (或 Orc, 象征情感)、Tharmas (象征权力)、与 Urizen (象征智性)。此图乃“持平论布莱克”(译本未收)的配图。
- 2 威廉·马克斯韦尔·斯科特 (William Maxwell Scott): 当时与纽顿合伙经营卡特电器设备制造公司 (Cutter Electr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纽顿于一八九〇年任职此公司, 一八九五年起担任财务经理。
- 3 “随便哪个傻子也能瞎打误撰写出一部价值连城的书, 只要他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将所见所闻告诉大家。” (Any fool may write a valuable book, if he will only tell us what heard and saw, with veracity.) ——语出托马斯·格雷于一七六八年写给友人赫拉斯·沃尔波 (参见本卷Ⅲ译注47)的信。
- 4 “Easy writing's damned hard reading.” 乃美国作家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改动后的句子。原文句应为 “You write with ease to show your breeding. But easy writing's curst hard reading.” 出自英国剧作家理查德·布尔斯利·谢里丹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 的《克莱奥的抗告》(*Clio's Protest*, 1819); 本杰明·富兰克林亦使用过大同小异的说法: “You write with ease to show your breeding. But easy writing is cursed hard reading.”
- 5 马丁·霍利·麦克兰纳汉 (Martin Hawley McLanahan, 1865—1929): 美国建筑师。一八八五年与威廉·怀特塞德 (William Whiteside) 合组“怀特塞德—麦克兰纳汉”事务所, 开始其执业生涯; 一八九〇年怀特塞德歿后, 该事务所仍继续营运, 直到一九〇三年与威廉·L. 普莱斯 (William Lightfoot Price, 1861—1916) 合组“普莱斯—麦克兰纳汉”事务所, 营运直至一九一六年普莱斯过世;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则与拉尔夫·B. 班克 (Ralph Bowden Bencker, 1883—1961) 合组“麦克兰纳汉—班克”事务所。后来个人执业至一九二九年去世为止。
- 6 克里斯托弗·达林顿·莫利 (Christopher Darlington Morley, 1890—1957): 美国作家。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任职于道布尔戴—佩奇出版公司 (Doubleday, Page & Co.) 编辑部;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任《女士家居志》(*Ladies' Home Journal*) 主编;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任《晚间公论报》(*Evening Public Ledger*) 主编;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任《纽约晚间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 编辑;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周末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编辑。他的著作有:《帕尔纳索斯上路》(*Parnassus on Wheels*, 1917)、《幽魂书店》(*The Haunted Book Shop*, 1919)、《凯思林》(*Kathleen*, 1920)、《卷帘书桌故事集》(*Tales from Rolltop Desk*, 1921)、《左方雷声》(*Thunder on the Left*, 1925)、《脱离胡底》(*Off the Deep End*, 1928)、《人间世》(*Human Being*, 1932)、《清官逛曼哈顿》(*Mandarin in Manhattan*, 1933)、《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 1937)、《基蒂·福伊尔》(*Kitty Foyle*) (1939); 主编一九三七年第十一版的《巴特利特名人佳句选》(*Bartlett's Quotations*)。
- 7 托马斯·A. 达利 (Thomas Augustine Daly, 1871—1948): 美国诗人。
- 8 《启示录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西班牙原文 *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西班牙作家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兹(Vicente Blasco Ibáñez, 1867—1928)的小说作品。原著问世于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九年,授权英译美国版皆由夏洛特·布雷斯特·乔丹翻译,分别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出版(NY: E. P. Dutton & Company),英译本一问世即风行美国。《启示录四骑士》后来曾改拍成电影(Metro Pictures, 1921, Rex Ingram 执导)

◎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兹



- 9 莫利先生当时因故受了脚伤,纽顿趁机消遣朋友,盖“露出裂蹄”(to show the cloven hoof)有“原形毕露”或“露出狰狞面目”的意思。
- 10 夏洛特·布雷斯特·乔丹(Charlotte Brewster Jordan):二十世纪初叶美国翻译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 11 卡洛琳·韦尔斯(Carolyn Wells, 1862—1942):美国作家、藏书家。曾创作过许多幽默短文、打油诗、童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与推理小说,总数约一百七十部,包括《铃铛集》(*The Jingle Book*, 1899)、《无义文选》(*A Nonsense Anthology*, 1902)、《松软的皱褶》(*Fluffy Ruffles*, 1907)、《麦克斯韦尔奇案》(*The Maxwell Mystery*, 1913)、《范维基》(*Vicky Van*, 1918)、《恐怖渊藪》(*Spooky Hollow*, 1923)、《席间白骨》(*The Skeleton at the Feast*, 1931)、《弗莱明·斯通文选》(*Fleming Stone Omnibus*, 1933)、《凶手》(*The Killer*, 1938)等。卡洛琳·韦尔斯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因获赠一部惠特曼诗集,与纽顿通信讨论而起意开始藏书,借书商 Alfred F. Goldsmith 的协助,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搜集一批可观的惠特曼藏品。该批藏书后来捐赠国会图书馆,部分于一九二三年由安德森公司拍卖。



◎卡洛琳·韦尔斯,出自 *Harper's Weekly Magazine*
MT 70th Birthday Supplement: 23 December 1905

I 走上写作这条路

我这大半辈子一路走来可说是一体两面的具体呈现：其中一半（不，远远不止一半，应该说是其中十分之九）的日子都埋首于繁忙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则全耗在我的书斋里。当我还是个小毛头的时候，即使把所有的书全加起来只够塞满一两排书架，我也脸不红气不喘地美其名曰我的书斋。

书一旦读多了（却又不太动脑筋，因为我和查尔斯·兰姆同样德性，都委由书本代替自己动脑筋¹），我便斗胆动笔写了一篇关于买书、藏书乐趣的文章；那篇文章不仅让我自得其乐，更承蒙一位鼎鼎大名的编辑不嫌弃加以采用（甚至还付给我一笔稿费）、刊登出来，而且，每个读过的人居然都表示还想读到更多我的文章。那是我头一回（依据法国佬理直气壮的漂亮说法）破釜沉舟的壮举。初试啼声便得到大众接纳，我接下来的路也顺遂多了。

我曾说过，我老是被外界一再误解。就拿以下这件事来说吧：我从没接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大家却往往以为我曾经受过（或至少挨过）某些伟大学者（好比说：基特雷吉²）的悉心调教。其实说穿了：我从小就被家人出于好意地托付给各亲戚们轮流带大，由于每个轮到负责管教我的人都各有一套想法，于是我只好各个大大小小学堂（我以前一概称之为“学店”）之间兜来转去。其成效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就那么着，等我及长，我谋到一个在书店（波特一科茨书店³，当时费城首屈一指的高级书店）工作的差事；但是我始终没本事卖掉任何一本书。大概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有所领悟：虽然自己大可